

沅陵縣志卷四十四

藝文四

重修縣學宮記

邑令 趙念曾 根州矩

沅陵學自明末兵燹後修葺鮮完善雍正庚戌予奉調治沅陵瞻謁之日見其基荒陋像塵封大成門低隘而明倫堂則瀉泥不可履憮然者久之因歎前此因陋就簡非大爲創建不可值黔苗猖獗軍需浩繁未遑也越歲癸丑政少暇始謀營繕捐俸百金以倡構枌木雜植百餘株命弟子員韓生嗣晉陳生之駿孫生之樑董其役鳩工庀材始自正殿及兩廡大成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一

門泮池櫺星崇聖明倫名宦鄉賢各祠圯者新之廢者增之低者以高隘者以廣瀉泥者通以溝澮砌以磚石至丙辰孟秋歷三載始竣費七白金有奇而沅陵之士紳樂助者居半備載碑陰庶幾廟貌巍峩有以妥聖靈而光文教矣是歲仲冬余復命匠構尊經閣於大成殿後中樹層樓四週環以窗櫺中設書廚舉十三經註疏

御製羣書暨通鑑綱目廿一史悉貯廚中又計費百金迄丁巳季夏而成旣而稽考祭器舊止銅爵二十有四餘皆缺焉復召匠於武陵訪式於長沙凡登豆簠簋

盤鼎尊壘之屬罔不備具歷年五載學中之事始完善如此先是經始時命工採石山中石忽隕裂中隱若龜色絳爪甲悉具又大成殿前有丹桂金桂各一樹癸丑秋花大放至甲寅春二樹各放數蕊中秋大放月終再萼其繁密較前倍盛蓋一歲三放矣考學記當明時欲易像爲主鑪中煙隱隱若有字可辨當時沅陵人文蔚起稱甚盛焉今余與學中士人更新之而木石亦隱若效其靈其必文教振興之兆也夫是余之望也乾隆二年秋仲記

辰州府虎谿書院碑記

兵備道 永 貴心齋
滿洲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二

辰郡西郊數百步有山屹如曰虎谿爲先儒陽明先生旋自龍場聚徒講學之所先生去辰後門人卽山側爲書院至雍正丙午黃郡丞澍重加修治迄今又二十餘年前沅陵令張君浚召集邑紳士捐鏹四百有奇因遺址而增拓之棟宇完而羨入薄不足供生徒竟歲之需張君旋用

內召去事幾寢貴不敏代庖郡篆涖政餘暇備稔其巔末歎曰有是哉善作不必善成二三學子能枵腹事詩書耶謀之署郡倅鄧君士錦沅陵令孟君澤新爲倡導沅瀘諸士不半月樂輸一千八百餘金合前捐修

之羨得二千金有奇屬李子魁春象琮經理之以歲入子錢爲生徒飲食費恢恢有餘裕矣初不自意爲日甚近而能就此以是知事之集惟其志之確不惟其力之強又以見司世教者設誠於上以爲之倡自有以感人心之同而成所務也夫凡物之情方其作始多畏難曰非吾一手足所能任及後先代繼則必以爲吾直寄焉而不爲之計久長天下事難成易敗往往坐是惟我制府塞公楞額暨大中丞清江楊公錫紱文武忠孝方駕陽明課士江夏暨嶽麓書院開示竅奧近又從藩臬二司請增闢號舍爲多士謀者

備至不才如貴者上承大府德意下賴諸僚屬贊勸而又獲纍纍慕義如沅瀘諸邑人士故未兩旬而虎谿書院之規模大備是不可以無傳也爲鐫其首事與樂輸者姓名於碑陰以誌同好云時乾隆十二年歲次丁卯三月旣望觀察使者心齋永貴記

辰州太守陳公祠碑記

署本府

徐梁棟

念齋金匱

辰州太守陳公諱嘉穀字春及號育亭任三載病卒於官郡人戴公德以不能覩其顏色卜基於郡城西虎谿見江軒之側創祠立像以奉之時余權郡篆甫下車環庭顛述公德士曰公宿儒也每教士以尊君

親上之道立身行己之節不僅斤斤文字間爲士者靡不翻然退省刻勵其行郡有虎谿書院捐俸延名師別甲乙定賞罰從學之士咸鼓舞奮發文風丕變民曰農桑耕織公督課焉日用飲食公矩矱焉吾民守勤儉則欣然色喜事無巨細公悉躬理剖斷之不以位旣崇遂與民遠一時冤抑盡伸而寬猛相濟持大體不務苛細吏民皆陰受其德其商賈之藏於市者頌公柔遠之德無以疆界彼此焉士卒之列在戎行者頌公周恤之德無以文武歧視焉於是流涕弗起僉謂祠以奉之非碑以志之無以留不朽也而丐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四

余爲之記嗟乎

朝廷一官一職當思爾祿所自來一息尙存靖共勿懈上以酬

國恩下以慰民願均此志也奈何有忝然民社敗官箴而致道路以目者否則碌碌庸庸與草木萎耳期如公之不受一錢不酷一民不必肅以刑威不事動以聲色彼都人士卽沁肺腑而不能忘生則親之愛之歿則哀之慕之自漢迄今賢守牧能如是者幾人歟因諭之曰公家金陵余居錫山距三百里知公舊矣及余官南楚識公已十年悉公又最深公爲簪纓族守

先訓讀書窮理德性既定其筮仕以來由粵之永甯而養利而下雷楚之湘鄉而江華而營道而郴陽政教敷施循聲久懋上達

宸衷乾隆十三年始奉

命來守茲土被公德者豈獨辰陽一郡哉余樂道之微余言亦不能親且切也爰書以記公德亦以見辰俗之厚也乾隆十五年季夏翰林院庶吉士署辰州府事沅州府通判金匱徐梁棟記

望小酉洞記

教諭龔自舒陶菴
慈利

辰州二酉山名聞天下予童時豔其名心焉藏之久矣乾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五

隆己卯冬秉鐸沅陵訪之故老言大酉隸辰谿小酉去郡西二十里古蹟猶存然日與及門士講學論文初無暇遠覽也壬午夏有事永順買小舟泝流而上倚篷遙望山水歷落可人經酉口抵烏速灘山水尤奇中有峯特出皎石晴霞林谷幽蒼鳥語花放若別有天地者舟人告予曰此小西山也於是停橈攝衣登岸而山高路仄竹杖莫支選石而坐回視烟嵐莽蒼中鷓鴣鸚鵡飛鳴下上水田蝌蚪錯雜嘈嘈予雖性懶力歉未能窮幽極邈顧所謂溪聲韻管絃者已領畧其大概矣或指曰洞在巖之上有石穴焉莫測其淺深右藏書篋可坐六七人又曰中有兩黃耆一

名卻鼎一名煉丹子啞然笑曰穆之轍環渺矣避秦劫者
近是嗟乎典墳邛索經傳子史秦人焚之而至今家絃戶
誦如日月常新其有賴於藏之也信矣然漆書竹簡經數
千年之久而猶叩石洞以問有無則亦惑之甚者也昔段
成式著雜俎以西陽名則西陽不獨藏書也亦著書之所
哉吾以爲後之有意於小酉者如段成式可也何必效避
秦人窮幽極渺以爲高乎時炎日欲西涼風習習回舟迅
筆紀之以不虛疇昔之願云

辰州學署九畹山房記

辰州教授 龔佐龍

余在鄭黃有飛竹語杏二齋意到而筆隨之故額之如彼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六

乾隆甲申抵辰州學署西偏有短屋高不盈丈廣十有六
尺縱八尺許椽桷雖存牖戶不備蓋學無官者三年也余
理而居之且以肅客客爲余道曰是室也肇自前師羅公
以純當其時擁書課生徒酒壘茶鐺研榼筆床畢具階前
雜植花卉左紫薇右修竹累土成塢姚魏之種特盛近較
荒落矣自參几杖講習有筵藏書有櫝賓朋有位鑪烟香
繞硯凹波澄翼翼熊閣偉壯燿點染齋頭生當以盆植
餉也余曰學官期得土耳桑民懌諭泰和得徐威者博通
古文篆籀箋註致身青紫名炳士林辰之地小大酉之藏
書後先天之秘義益以 國家培植百年都人士果卓

卓若徐威則光吾廬者至矣是室也依山而立羣峯到眼錦浪橫襟朝雲暮月供人取攜固不藉夫紫薇修竹而傳府志明神宗朝十五年學宮左楹金色芝產十六年府學署產一本九莖蘭是科售二士是二士者其桑民懌之徐威耶抑客所謂紫薇修竹者應耶吾聞之芝蘭生於空谷無人自芳而其生必有本凡物依本而達達而茂茂而盤結蓊鬱磅礴無邊風雨護之鬼神守之而卒不禁夫無人所司之剝之移之今踏踵來者戶履常滿名園所植羅而致之尙足繼夫昔美而余之所嗜匪客之所云古人所嗜有菊有蓮至於以竹名樓以松名閣以浣花名溪各有所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七

託余何託乎其在十五年芝十六年蘭乎不生於有本而生於無本卽非無本之生而本已過其爲本呈氣呈形瑞起於類璧祥應乎人文則夫太和綢緼充足飽滿其將以是室爲滋蘭之九畹歟畹長三十畝衍九爲滋氣象之崢嶸奚若都人士卓卓若徐威無慮不爲二士也客曰太邛陳氏芝生於庭庑而藏之不以炫人草木之瑞矧茲未來而艷諸余曰爾者魯齋許先生太學古樹敷榮以應文教昌明之會大道其南乎室之閔偉壯燿誠在此而不在彼客曰是說也曷卽以名齋余喜而筆之因額曰九畹山房

沅陵學署念典堂記

訓導

何經世

西陽
桂穎

西齋之有廡舍由來舊矣官斯席者視如傳舍蓋文學之
掾坐寒氈食苜蓿清俸無幾宜其莫之葺焉予於乾隆乙
亥報滿成均越明年秉鐸沅陵環顧門堂寢室半就荒蕪
雖尙存數椽而四壁已頽然不蔽風雨逼前一廳出入旁
午多士晉謁幾無接談之地而燕息寢興之所更無論矣
支吾至己卯勢欲傾倒會諸生在座顧而謂曰是齋不治
將廢任其廢而莫之興司教者之責亦二三子之羞也爰
捐俸倡首而諸生各慨然以贊其成於是鳩工材繕堂室
補垣墉自門廡庖廚以及廡奩各益舊添新而葺治之又
相形輔勢構堂室二所於廳左之隙地因思儒者之官在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八

學學以明聖人之道也書曰念終始典於學故顏曰念典
蓋余之賴以蔽風雨者猶屬一己之私而斬與二三子以
時講習爲 國家儲才之地則所關者甚鉅而二三子尊
師重道俾司教者得有甯居其於風俗人心亦厚矣茲役
也肇工於夏落成於冬計費則百有數十金煥然一新後
之司教者其當知沅庠紳士之不薄待其師哉是爲記

辰龍關記

縣丞

林元烱

初畫
瑞安

以瓶貯水塞其口雖倒垂之亦涓滴不流去其塞則有建
瓴之勢以鋸解竹由寸而節功甚勞刀破之則迎刃而解
此難易順逆之勢攻取者所當審也辰龍關者山勢險峻

狹斜如子午谷兩崖對峙廣不半咫固辰郡咽喉也康熙初吳逆頓兵清捷河扼關抗守旁有間我師未知也故仰攻者久一自高崖入路出關之左一自細溪入路出關之右一自滄溪入路繞清捷河之背乾隆丙子春余始治界亭周覽形勢博詢當日破關滅賊之詳父老揖余而言曰聞之祖若父康熙十二年仲冬吳三桂叛於滇十三年春竊據南楚十六年僭號衡陽旋死逆孫僭位十七年賊潰退守辰龍關征求無藝加以淫掠民皆鳥獸散自己未秋越辛酉春生靈塗炭尙忍言哉有向夢熊王玉美蔡斗還三人者偕避賊於小桃源聞王師屯太平鋪秋毫無犯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九

昇平久矣民之生於今世者沒齒不識兵戈聞父老所云何其幸且休與

松哦草堂記

林元烱 詳前

烱自總角時隨先君子適官署見夫廣廈邃房華美而悅目意以凡有位者之所居大抵皆是稍長讀孔氏居無求安語則向者之見澹焉忘之丙子春余始佐沅陵履任初奉文分治界亭兼理驛務界亭者得沅陵之半離郡百四十里赴訴者既憚縣之遠而待質於丞驛又當皇華之衝賓旅之往來絡繹不絕舊有署上官至必遷而讓之或數月而一遷或一月而數遷僕僕不勝煩於是卽署之東偏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十

捐己貲以構草堂是堂也軒其簷阿俾無蔀蔽昭其明也以茅代瓦以板爲牆昭其儉也晨起閱簡牘展紙濡毫筆削其可否晝則進訟者剖其曲直無所枉而後卽安待其旣畢乃焚香默坐展讀古人書倦則假寐醒則烹茶而飲飲罷翔步階除聽鳥聲下上夜來月色橫窗境靜心澄興有所觸則吟詩一二章豈非仕宦而兼隱居之樂哉越甲申夏心怦怦動類若怔忡者然窺鏡自視不覺霜鬢星星形容非復壯盛因進士民於茲堂而告之曰仕宦而至卿相者願也其不至者命也自丙子至今余與爾士民親愛如家人亦豈有拂於中而去哉顧筋力疲而戀棧與其終

致覆餗不如歸休乎君且余職類儀封往來之人心焉數之榮者忽悴升者復沈向之烜赫於仕宦者今則聲尤響寂不知凡幾余之閱歷於茲蓋已久矣士民不忍余遽去請記茲堂以表憩芟之愛余自維涼德未足庇民不敢擬召伯之棠而藍田丞廳記所謂對松而哦庶幾近之故名之曰松哦草堂乾隆二十九年孟冬月

香蕉書舍記

謝鳴謙

愧屋南豐

蕉弱質也而甚巨叢生也而不歧愛者種之萬株韻者畫於雪裏豈不盛哉顧未有傳其香者乾隆甲申三月余偕弟鳴盛至辰州編纂郡志寓於學使者試院庭無一草一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十一

卉獨東隅芭蕉一株每當久雨初霽發爲幽香甚清而醅竊喜聞之豈性甘獨植間於佳葩美蔭不屑有香與抑辰州人文鬱而必暢試院其初霽時與或奇山峻川秀人傑士將待志以傳與未可知也然世傳海棠無香獨香於昌州及蜀之嘉定物固以地靈哉則蕉也未始不可獨於辰州香也因記之索題詠焉天中節日南豐謝鳴謙書

遊小酉山記

謝鳴謙

詳前

小酉山居酉江之末與大酉並稱二酉相距一百有餘里著自中古或曰穆王遊跡所及或曰避秦人隱此顧有稱善卷者則又自上古云甲申予至辰州多指小酉爲二酉

者問所以茫然也及求之於文也亦然孟冬月幾望余與友七人者聯扁舟而上訪所謂小西山者蓋至而得之是山也烏速居東小西居西虛市居其北西江自蜀而西而南已數百里有施溪自西而來逕於小西山而合於江故名之曰小西溪水以山名也因之以西江西溪之所匯遂稱小西曰二酉山山以水名也是山也烏速與小西舊合而爲一自南入者見烏速從水盡處磊落而起其中之凹者凸者縱者袤者俯而矚者偃而欹者筋而直垂者牙而側瀏者窟而曲折拗峭高不可至者斷者續者墜且半者古木叢灌蔚然深秀有亭翼然露於樹杪今謂之蟠龍山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十二

實烏速也是日也眺於亭棲於閣逶遲邈迤而至對崑對崑者逾烏速之半門削立數十仞門之上復爲小門若干仞遠望之中有字橫直大小可數近睇之無有也是日也烏速之遊樂甚而小西以待明日時月明如晝取酒吹笛而歌歌竟各爲詩以寫烏速之奇詰旦整衣起霧合如墨逾時日出驅霧去兩山頓開渡江而西古人所謂山半梯而上者引之以繩其得至者五人焉凡洞中所有古人所已言者不更贅而外境之勝磊落多奇蓋茲山之得至者寡矣以水陸之交衢故名之久也少頃繩而下拳曲而北至於記崑端而立者側而聳者跪者坐者突兀者疎散者

一壁橫介者層疊而至者有水從記崑噴雪而下其得至者二人焉蓋茲山之遊者又寡矣白日既晡予遊亦倦放舟乘月而歸嗟乎山之名也自於上古數千年語藏書者罔弗指焉至於今上下南朔幾無定所或以爲在淵底或以爲容萬人以其阻也故傳之怪若此傳大酉者蓋亦云然異日過辰谿遊大酉尙當與小酉同一洗之

移建府學明倫堂記

辰州府訓導 周世友

人情可與落成難與慮始是說也予嘗疑之不有始何以有成歧而二焉得乎辰郡學西齋舊冠山巔迤邐盤迴抵山麓甫入巒序予以甲申六月秉鐸來茲循行眺望兢兢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十三

焉懼非所以昭體制慎職守而明倫堂隸文廟西偏前踏層坡其境窅而深形勢家謂平基南徙則軒豁將爲闔郡科名利於是不避始事之艱請於郡伯席公移明倫堂於前而宅其故址退商諸郡人士僉議從同規畫粗定謹申於眾曰所爲移本廡於斯者蓋幸近依宮牆日嚴瞻仰朝夕巡護庶無曠厥職至於學以儒稱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葦門圭竇蓬戶甕牖古誌之矣今師生之舍取足蔽風雨資吟誦而止敢薄卑陋乎諸同志進曰否否夫公署非私舍也惟茲興賢重地桃李之植沐光霽於講壇圭璋之姿受磨礪於函丈固將施絳帳於庭擁臯比於座矧當

易故而新義取諸鼎苜盤也行晉以雉膏氍席也行列以玉鉉離照揚文明之休巽命樹風聲之雅使棟宇之制因陋就簡其何以稱倡議移建之意遂相與鳩工庀材百用備具撤明倫堂而新之遠秀羅列文峯特拱規模宏遠頓改舊觀別爲正房三間廣四十丈縮三十丈有奇高可置層樓兩旁列屋各三間後築小室環之工興迄竣不逾數月視其氣象煥然聿新矣夫明倫堂與西齋之移建也今爲經始初亦謂工繁費鉅而眾志僉同輸財竭力若忘乎經營之難無他樂學親師之志殷而垣墉塗茨之勤自適也抑念涖斯署者進趨可以護學休暇亦獲甯宇當偕諸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十四

同志探二酉之藏覘七業之興敦實行勵實學毋趨袞邪有如茲之基址必正也毋安卑近有如茲之閤閱必高也光明磊落毋闇而汶有如茲之丹漆鮮明也則庶乎居安宅而由正路相在爾室不愧屋漏者歟於以風勵後進處爲醕儒出爲名臣以成國家棟樑之材則茲堂茲室固始基之矣是爲記乾隆三十年春二月

客山記

庠生

李呈煌

方函
邑人

有人自外來讓門讓階請入爲席然後出肅之故曰客以其有爲之主者茲一山也而誰客而客誰也則胡爲乎客之也或曰謂其前臨大江近市遠山煙光歷落遊人騷士

嘗往來其地如逆旅然故曰客或曰謂其闕人孔多東西
南北之客信信而過宿宿而過故曰客然是二說者皆久
爲山客非山爲人客也則胡爲乎從而客之也或又曰然
蓋別有取焉考之雜卦艮爲山而次於震震動也物不可
終動故授之以艮艮止也物不可終止故授之以漸漸者
進也則雖山也未嘗無旅進旅退之義外紀所載越有飛
來峯方壺員嶠隨風飄引又如山之自湧自移誰非不速
而來者且滄桑之善爲變也前之人已言之矣吾烏知夫
天地之先山未嘗來而天地之後山亦從而往也說文客
者寄也夫是故從而客之也余曰客之說誠進矣然轟轟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十五

者靡不從同胡茲之獨以客名耶或又曰鄉飲酒云天地
嚴凝之氣始於西南溫厚之氣始於東北主人接客以義
而處身以仁故客位常在西南茲山也適居江之南與府
治山對峙府治者吾郡人之所託命夫非有似主者乎府
治山旣爲主則覲面如相拱揖者謂之客焉誰曰不宜余
聞而頷之遂爲之記時乾隆癸未春日也

遊小酉洞記

拔貢

劉

豹

南崖
鳳凰

小酉洞西去郡二十里相傳周穆王藏書處一云秦人所
藏時有二黃耆弈其中嗜遊者惑之甲申歲南豐謝愧屋
先生至辰耽山水約余往十月幾望同舟七人初夜泊龍

泉寺暮鐘悠揚林外寒燈隱約與隔江漁火相激射燕子灘聲如虎嘯客多不能眠遂乘月訪僧月斜始歸舟次日歷羅仙鋪上烏速灘一路水急如矢峯巒層疊嶙峋如削蒼翠迎日先生笑謂余曰此行卽無洞已不讓入仙源矣維舟抵岸徘徊灘石上箕坐者攜手行者拾小石濺水戲者俟知者覓洞焉余不能待升岡越險歷數百仞足憊不能下一樵子自高峯歌而出見余喘息莽草中詫甚問故曰吾世居此見遊者甚夥而竟未聞至者導余繞徑達其家編竹爲籬覆草爲屋殘蕉一叢衰柳數株簷下曬新棉如堆雲鋪雪扣扉一老嫗啟戶延入餉以茶問爲其母年

八十餘矣母子恃樵以生詢其姓名嘿不答余恍惚中不知其人耶仙耶世之隱君子耶謝之歸日午移舟至烏速村村居上流夾一溪鄉人見客環而覷徧詢洞無知者過蟠龍山實烏速對峙小西高遜之空靈爭勝上有庵二僻徑幽折一僧老而病洞亦不能知有童子戲客旁嘖嘖稱有洞甚悉遙指小西最高處羣立望之一穴露尺許時已夕陽在山矣訂以明日訪焉是夜月明如晝歌吟飲酒分韻賦詩詩成卽月下書之露深不勝寒始寢雞甫鳴先生呼余曰起起推篷開視曉露正濃兩岸山皆不見混茫一色惟聞水聲潺湲村犬吠出雲中少頃日見江面白縛縹

縵千萬隨波散逝巖石林木皆漬潤滴瀝益青翠有致渡江童子導折柯枝爲杖偃僂登二人半而返上益陡絕童子隔江呼健夫鋤徑安足挂繩於樹縋而升洞外路未及尺帖身依崖攀緣行側視二舟藐如一葉神竦目眩不敢久也洞高八尺餘闊九之中有臺有几後窅墨秉燭蹲伏入益窄盡處一穴直下不可窮也先生曰嗟乎此非洞耶事非身親目覩其不淹沒於庸庸之口者幾希移時縋而下訪記巖記巖居蔣村左距洞半里許蒼莽中一石突兀矗起高有數丈惟先生與余披荆至巘先生曰子知之乎洞也書也記也弈之二老也如是而止矣可以歸矣遂促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十七

棹泛月而歸余舟中回顧叢樹煙籠憶昨所遇始爲先生述樵子事先生笑曰眾皆以不遇藏書爲憾而不知子已遇秦人矣

重修辰州府志序

朱士剛

柔可
紫陽

夫事可傳而不傳與不可傳而傳者均之非信史也楚才藪也亦澤國也辰居楚之極鄙延袤千里衝繁甲於十四郡水豎而激山環而峻民樸而醅其前言往行兵火之餘沈滅幾盡野著雜傳睹記失真纂是編者亦甚難爲力矣太守鄢公來涖茲土慨城郭之傾頽人民之逃散田野之荒蕪欲竭蹙而恢復之五歷星紀日多弗甯今傾頽者巖

然鼎新矣逃散者翕然樂歸矣荒蕪者蕃然沃腴矣又慮山川之形勝戶役之減增與夫邊防制度藝文雜著古志湮沒不可稽購殘編而集舊帙參訂考證條分八卷哀然成書其可傳而不傳者有幽必闡其不可傳而傳者雖諛不錄斯編也謂之辰志可謂之信史亦可余小子幸樂觀厥成焉至於建陽明祠修伏波廟創馬鞍山亭玉華洞閣則又公之餘績噫公之有造於辰如此公之名其與斯志並垂不朽矣康熙丁未紫陽朱士剛序

重修辰州府志序

辰州太守 劉應中 雅菴井陘

辰郡有志所以志屬邑之所當志以達乎通志而上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十八

歸乎一統志者也辰州屬邑之所當志者多矣山川名勝班班載籍民俗遠於古皆彬彬有中土之風人物卓然挺出代不乏人辰之所當志者多矣而其大者則封域形勢之阨塞尤宜備紀也辰巖疆也土司連跨於邊境三苗種類錯雜於封疆廣袤不下千里萬山雄峙橫壓黔蜀俯瞰湖湘爲全楚西南藩蔽一綫驛路達於滇黔蓋自古兵衝之地遠不具論矣頃歲癸丑滇逆狂逞搖動天南及

禁旅長驅迅掃閩廣江浙漸次底平三湘七澤亦已撥亂反正而叛黨潰竄仍拒守辰龍關一載迨庚申春大

軍百道仰攻關門不守雲貴遂成破竹敕甯底定大
擴先圖五溪二酉之間久已漠然山高而水清矣是
辰沅實爲控扼滇黔之門戶而封域形勢之跡安可
無所考乎余於是時叨膺

簡命隨營入關來守是邦勞來安集之餘亟尋郡志以質
証見聞乃藏板已灰逆焰旋即匆匆捧檄督運軍糈
於黔越明年夏竣事旋郡後始搜獲舊志殘本公餘
一披閱間全辰形勢恍然在目乃軍供頻年拮据力
絀未暇參稽而付梓也去歲恭遇

今上以薄海內外大一統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十九

勅行會纂通志以上奉文徵取郡志急切遂將所獲以應
尋復以纂修明史缺畧啟楨事蹟檄取益急而遍搜
州邑間無復存者蓋閭閻蹂躪七載舊典悉已淪亡
也用是懸賞購募幸於永保各土司間節次獲志四
部雖邊幅多脫落而字蹟猶存三復流覽無關啟楨
事蹟止災祥秩官人物數項間有寥寥數字亦不過
志其時之年與其人之事耳蓋地處荒邊非通邑大
都之比而疊遭兵燹文獻無徵也乃迫於嚴限亦不
及再刊遂鈔存而悉以原本進然志板不可缺也考
舊志乃前守鄢公諱翼明者辛丑間購獲殘篇修輯

閱五載始成規模條理亦既可觀無俟予之改作爲
考其缺者補之誤者正之畧者詳之昔沿而今革者
註明之昔廢而今興者添載之其篇尾所列見聞悉
存之間亦綴予所見所聞於後蓋亦竊效述而不作
之遺意也因捐薄俸而付之剞劂以成一郡典章計
字將二十萬浮於舊五閱月始告竣校讐之功比於
前人爲省而工力之艱弗惜也守斯土者考田土之
荒蕪而勤墾之察戶口之虛耗而生聚之念郵傳之
衝困而拯恤之觀人文之盛衰而振起之覽風俗之
厚薄而移易之鑿土苗之抗戾侵突而防範彈壓之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二十

視民情之桀黠獷悍而振刷化導之釐奸剔弊砥礪
廉隅以身率屬民有疾苦咸以上聞務期德澤下究
爲

天家綏此全楚藩籬滇黔門戶俾荒陬僻壤刀耕火耨之
鄉咸歌樂土勲名事業書之於志並垂不朽實爲厚
幸云爾康熙二十四年知辰州府劉應中雅菴氏

送張晉天之沅陵廣文序

檢討

金德嘉

廣濟

康熙甲子鄉舉第六人張君晉天赴禮部試余時承乏史
官於邸第下榻延之發其行篋得課藝可五百篇揣摩亦
既就矣榜放不第從余步天壇過其王父雪巔公寓店相

與歛歔太息久之初雪巔之北征也與先太史同研席既而雪巔下世孤子讀父書學成顯名江漢間貢春官歸輒不出纂著藕灣集鄉里所稱日菴先生者也有四男子皆世其學而晉天行二念家學蘊積久其發也當有所見於世循例乞得廣文一官志未嘗不在西清東觀間也居亡何邸報至得辰州之沅陵行有日余按沅陵今辰郡附郭邑出圖經示之史記秦遣張若攻楚黔中拔之後遂置郡漢馬援至臨沅擊破諸蠻建武二十五年宋均受羣蠻降而後武陵無事唐貞元中徙黔州觀察使治辰州宋熙甯中徐的謝麟受神宗委任取羣蠻地而辰州之患息焉明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二十一

初蠻寇竊發朝廷命吳良周德興討平之由斯以觀沅陵於湖以南險塞要害亦從來用武之地歟乃其文教之興則自宋均始先是俗不知學而信巫鬼均爲辰陽長卽今辰谿縣也下車爲立學校禁淫祠沿習丕變詩書之澤洽於旁郡至明萬歷中而唐侍御張方伯以學問經濟興於其間詎不偉哉我 國家教化淪浹薄海內外罔不同文矧沅陵乎吾聞小西山石穴中相傳舊有藏書試往觀焉安知不有好事如汲縣耕人者乎冷官多暇取供讐校學人文筆之助蓋自古得諸山水爲多也後二年歲在癸未郡國孝廉討偕麟集京中有提鉛握槩聲籍甚於西清東

觀間者其必沅陵廣文也夫

鼓枻吟序

庠生 潘亮淵 月山

予家魚潭之上其東二里許爲藍溪水清而源長其色若藍故名藍溪上有修竹數頃友人張恂如作廬園中予自束髮與之讀書其處是時方銳意天下事江上白雲山間明月弗顧也迨二十年滄桑幾更流離困苦甚矣吾衰亦已久矣恂如自號爲藍溪漁父名其詩曰鼓枻吟蓋濯纓濯足其隨清濁之自取乎吾辰州山水多奇洞可藏書幽於桃源者處處皆有予近日魚潭之咏曰長年閒釣此何事著羊裘今將與恂如買小艇釣於溪上窮溪源尋溪流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二十二

蒹葭白露溯洄溯游烹鮮酌酒鼓枻而吟迭相唱和是一樂也醉更鼓枻歌日月光燦燦兮思美人美人顧我兮水之濱玉爲膚兮滿面春駕麟出遊兮願爲之清塵

續辰州府志序

辰州太守 永泰 石安滿洲

無所沿而興者之謂勗有所據而增而益者之謂因勗非什伯庸眾之才不能而因則中材皆可以勉者也我 國家

聖神相承重熙累洽薄海內外罔弗滄和染教制度聿修

典章明備雍正八年

上諭各直省纂修通志用昭

盛代同文之治開局會省郡邑志乘悉徵志館辰州僻處楚南地鄰苗徼數千百年建置沿革人物風土亦既咸入編纂矣第考郡志自康熙四十八年太守遲君澹生纂修之後歷今又且三十餘年凡輿圖星野山川形勝古蹟物產風俗皆仍其舊其他因革損益秩官科貢人物之屬蓋亦月新而歲增矣十二年冬余自永綏來守茲郡屬有黔苗之警軍務倥偬欲輯焉而未暇也今復恭逢

聖明御宇苗疆甯輯民物熙和退食之暇因取沅瀘辰溆四邑志乘凡四十八年以後所應增者編而輯之以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二十三

資後之採擇雖郡舊志體裁尙須斟酌然深惟才有弗逮兼亦力有未能惟就參錯漏遺者稍加補訂其規模凡例悉準舊編不敢少有更張聊增記所無以附於後凡以云因也乾州隸辰舊缺紀載今司馬王君瑋學宏才巨勑輯廳志四卷典贍詳核允稱信史亟爲採錄增入四邑之下永綏鳳凰二廳紀載無徵仍闕之以俟若是者亦以云因也至沅州黔陽麻陽三邑自乾隆二年前雖屬辰郡然今已改隸沅郡徵取殊難應俟修沅州志者採而編之不敢越俎臆說則亦因乎時地云爾乾隆五年蒲月知辰州府事

三韓永泰石安氏

贈沅陵林少尹序

謝鳴謙

詳前

沅陵有二妖倚雛女而代爲之言及月餘見初晝林君筆曰廉吏也敢不戰慄而退是時林君丞沅陵才四年耳至於今又五年矣宜其鬱鬱思歸也君生瑞安海上跬步上下小艇相追隨地甚逸出門望雁蕩龍湫相去不二百里境甚奇君旣年少有才佐乃考慕喬公令嘉定一手挽其出入力甚巨顧以拔貢生而爲丞宜其鬱鬱也沅陵地闊丞分駐界亭且數百里計君爲丞理民事一千三百有奇與民杖者才九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二十四

人其難折之獄有自雍正年者有自康熙初年者有自崇正八年者合所歷之官蓋不可數計矣比君至皆願就君理君以一卒道一卒控馬周旋旬日必得其要熙熙然遂以無訟矣君旣爲丞時以丞職使於四方凡耳目所經山川之阻易人物之登耗以及陟歷之詩歌序記率筆之爲書癸未宮傅榕門陳公撫湖南見君曰子悃悞無華中必有物盍以告詰朝又曰吾已行子五策其尙有盍以告當是時君自以生平知己或可少吐其奇數日而宮傅遷大司馬去矣甲申春三月予至辰州太守席公曰予有丞賢方欲

致而歸吾姑遲之蓋君之介然守道不與上吏宜者
舊矣君益挺然而不撓欲去之反見光寵焉至於今
太守賢且明矣而君曰吾不以此時去更何待哉是
時有衡陽丞桐城石君曉堂者來攝漵浦篆一見君
勸之去命以詩及再見曰君果去耶榮於九遷矣而
不知界亭數百里內之百姓其戀戀涕泣而不忍舍
者爲何若也君之力可以大有爲而但爲丞得至是
足矣瑞安之遊視沅陵何如子孫之徜徉與百姓之
涕泣何如知君之不與易矣君嘗自言治沅陵不如
佐先君爲縣活人爲多有武弁誣民叛動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二十五

上怒勅制府下縣罪且不可測吾午夜忖爲某事治至晡
而畢止當三人杖武弁由是去官活者蓋數百人嗟
乎予不負丞而丞負予自昌黎言之已不勝慨矣賢
者爲之顧何如耶是宜其行之足以感動邪頑也君
尙未歸而予之贈君數數以歸爲言是又石君之意
也夫可相喻於無言矣君名元炯

遊小酉詩文序

謝鳴盛

醒菴
南豐

造物之奇韞而爲山川人心之奇發而爲文辭吾以爲文
辭猶山川也古之善爲詩與文者莫不有會於山水而山
水之韞轉有因以顯晦者沅陵有小酉山自古名於天下

余至辰州詢諸故老皆恍惚而莫定蓋山川之湮於俗耳目也舊矣譬之文以語弗學者其能曉然否耶辰人之求小酉者不幻而託之於仙則杳而索之於淵甚且疑爲閉於好事者蓋其求於文也亦然今之遊者予兄弟外猶是辰人也而出今所爲詩與文以與人觀之又莫不驚喜以爲是然則江山之助我也多乎哉彙而存之後有覽者定爲何如也

與馬雲澤論沅陵邑志書

教諭

張佳晟

晉天廣濟

匝月未晤朝夕縈懷悵甚比來志事已將二卷四卷付梓人餘皆就緒憾不共足下面商之夫修志之難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二十六

同於國史豈譴劣之才可濫膺是役奈貴邑志書久缺過爲推謝恐遂盛舉不再然一人之短長一事之是非力爲審擇猶多草率諸同人時來相質要非老於典故採取終未大備如從前知名士收入文學卽行事不少概見不忍沒其姓字使後日不知有此種人才徒抱地方寥落之嘆今尙有疑信莫定者所當急爲參酌也又聞土司中藏有老志書載先達詩文甚多皆此間未曾有近趙子廉右留司未歸倘有心人便囑其全錄而出庶已傳著作不竟付之烏有亦史失而求諸野之義也且貴邑地當孔道輶軒題咏

必多徧索之自有爲一方增色者惜不暇及頃從桃源志中得樊公良樞唐公愈賢二詩清詩選內得今人遊咏詩數首概可知矣再慮者學宮地爲營中強踞費府縣無限委折猶不能復舊規制其如

朝廷崇重學校之意何將欲紀實每深浩歎至節烈一事前此泯滅者或多今據公呈所見所聞兢兢致慎不無知我罪我之懼此中惟足下深悉之耳又辰龍關東南一扼塞其設關始末與後來攻守之策無從深考鑒戒何憑究一缺事舊志載明鍾譚兩先生詩俱無甚緊要去之又覺駭人然不得不爾也若近人佳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二十七

作不多見要當載其一二其間去取亦有難以語人者須一共商足下幸勿憚十里之遙破一日間過我山房詳權也蕭適生眞孝子其遺行亦當闡白來文曾一節之尙未奉覽或能我諒種種管見祈有以教我草佈不宣

與辰州席太守論志事書

協辦大學士

陳宏謀

榕門桂臨

辰郡苗寨歸化以來久安作息漸同內地與甫經歸流時禁絕出入者不同乘此以聯絡爲移易之術以不時往來寓稽查之意從前不許苗民結婚不許互相貿易之禁不但

不必抑且不宜乾州之立墟場苗民稱便苟有漢人欺

凌苗人仇殺隨犯隨懲示恩示信不疎不擾久之懲積習於不覺太守所見已得肯綮就此因地惟廣隨時懲創撫綏化導必有可觀切不可染從前惡習啖之以利誘其出而加以法也至於通黔陸路險窄難行今得太守視事一載卽能成此善舉通永之牽路從前募化修理皆以爲難辦今亦一律平坦皆太守之見義勇爲視民事如家事故所至無異當年之牧華州也將來辰郡無不興之利無不除之弊地方煥然改觀拭目企之矣志書亦地方所不可少者苗疆尤爲要務總在記載風土人情山川形勢及已未興除利弊不在詩句詞章每見新志詳於文詞而畧於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二十八

政事其文詞政事則多載本任而畧於前人竟成自己一部詩文稿最可厭也謝生博雅持正自所優爲向閱段丞所修楚南苗志苗地情形機宜與太守近日所辦不約而同附寄一冊一資理苗新政一備採入志書無殊面談並乞轉致謝生也

蕭適生行畧

知縣

馬上彥

聖先
邑人

歲戊子余避亂歸寄居白田村舍與蕭子適生望衡而處余時年少性疎懶蕭子性謹落落不合辛卯科試適生索予試卷大爲嘆賞始訂交焉壬辰黔兵陷城文武官同日殉難有盧名臣者分鎮辰州兇暴淫虐人人惶怖乙未下

攻常德盧名臣死兵潰歸辰有將王姓至白田踞適生家
時李生挺秀子媳寄居其宅王窺婦色欲犯之適生乃黑
夜翼李氏子媳潛逸去王忿甚日加凌辱適生身受不惜
也丙申秋大兵至黔兵遁去百里內外無不被殺擄者時
適生身阻江南母弟在江北匿後山兵掠繫其母與弟去
余亦舉家罹難兵回常德余父子陷營中適生棄妻子隻
身奔武陵踪跡其母弟既得見莫能贖日夜號泣哀請有
中軍官孫姓者憐其孝慨捐十餘金爲代募於眾適生始
得贖其母與弟歸行哭城市泥首百拜以謝孫公暨諸助
者黃德孚爲作孝子傳今適生歿久矣事未表著值學博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二十九

張晉天先生以良史才纂邑乘徧訪遺行余因次適生事
畧以進嗟乎余年八十餘矣回憶在行間目擊適生號泣
哀講時忽忽五十年矣前事之不彰後死者責也况爲老
友乎適生名露洽辰州府學生沅陵人

新建辰州府學碑銘

辰州教授 黃如松 茂菴黃岡

辰州府學舊在郡之文昌門形家言二酉壺頭所凝
匯故所轄七州縣理學節義功業名賢輩出科名之
盛世家大族自卿貳翰苑清要以及監司守牧之賢
代不乏人粵稽舊志明太守平陽王公矩黔中易公
貴同州馬公協相繼增修厥後寇擾兵亂殿廡祠署

鞠茂草而爲營伍聚落過其地者未嘗不歛歔感泣也

國初因陋就簡改建於府治之東預備倉基出峯露頂數十年樹幟者寥寥職是故耳康熙十九年春大師長驅入關之際郡伯劉公雅菴來守茲土政興民化百廢具舉每朔望展拜文廟見其傾頹瓦礫荆榛徘徊歎息者久之慨然曰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職教化者在師儒宏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長而教之所本者在學校學校之所關顧不重哉聖人之廟荒涼若是而欲使讀聖人之

書學聖人之文者彬彬乎可觀無是理也用是不辭勞不惜費以創建爲己任而又以民初復業軍供旁午輾轉二三年間洎壬戌九月乃得從容諮度集辰郡之紳士里老謀所以遷是學者遂於舊基之下得寬衍之地脈正氣聚不減昔之文昌門公慨捐三千金諏吉旦鳩工庀材命參軍秦君齊聲董其事越癸亥甲子乙丑三年之間文廟啟聖祠明倫堂兩廡大成門名宦鄉賢兩祠櫺星門泮池齋室學署週圍牆垣皆煥然一新工旣竣釋菜禮畢公乃率僚屬樂觀厥成爰顧松與司訓彭子熙梓勗之曰夫教之事有

三其首正倫紀以厚風俗其次課以德行程以文詞然欲使其習而安焉則必爲之羣居爲之館舍爲之尊嚴之地爲之誦法之所則廟學其重矣廟學未建雖法制禁令終不能使賢愚同風風俗一致廟學建賢智者既有所奉而趨卽愚不肖亦皆望其途而思企履其地而不敢越彼胡安定者非司鐸乎哉其教蘇湖也當時卽取以爲國學法人至今稱之亦以所爲者皆以實心任實事今獨不能爲安定乎松等敬而聽之曰敢不夙夜惟公之命公又顧諸生而勗之曰士不患無名患學之無成不患不能學患不知所

以學耳先王之教人也禮樂以養其志器數以習其節故其士日有事於俎豆筐篚雅頌聲歌而其志常有以自下速成躁進之氣除之必盡後世學校之權不重禮崩而樂壞士之所誦習者章句所揣摩者訓詁僥倖取效於有司則以爲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而甚至馳心外驚不自知其教之不率反指明理盡性者爲迂闊轉相慕效釀爲風俗有識者鯁鯁焉今聖天子在上稽古右文務崇實用辰俗素稱淳龐理學節義功業名賢之流風未墜爾諸士歸而求之爭自濯磨躬行實踐一返於古庶幾學與業而俱新以仰答

國家豈弟作人之化此余建學之苦衷也諸生敬而聽之曰敢不夙夜惟公之命是役也費出於官勞不及民翬飛命奐迴出尋常一時園橋觀者如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欣欣感動激發皆若有所得而有不能自己焉退而相與議曰公之涖吾辰也理幽治明功施爛然建學焉已哉倡助以葺祠宇設倉以備災祲修城郭以資保障製鐵索以安舟楫積德不求人知爲政必求共見有古清獻之風焉惟茲嘉績不可以無紀松於是率諸生作銘以紀之銘曰

惟辰建學革故鼎新曷以致斯賴有其人穆穆劉公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三十二

神綏異數人在春風物沾時雨巍巍儒室士履典常鼓鐘經史駿發福祥海宇清晏守道不窮官守言責蹇蹇匪躬其或有虞力圖報効臣期於忠子期於孝觀文化成四海永清

天子萬年吾道大行

烈婦遲孚萬妻馬氏墓碑銘

尙書

楊超曾

班孟
武陵

遲君維型字孚萬吾執友辰州太守熾之仲子而馬氏則鎮海將軍三奇之猶女也年二十歸於孚萬隨侍辰州最得舅姑心孚萬銳意舉業好詩古文寒暑不輟吟以此嬰疾烈婦躬視湯藥久而不倦每旦夕

叩天乞以身代既孚萬病益篤烈婦誓以身殉不食者八日形骸骨立孚萬彌留之頃目注婦婦執孚萬手大號曰從君地下矣遂一慟而絕於時辰之學士大夫父老子弟莫不歔歔歎爲奇事夫節烈亦古今所時有也情激於中截髮毀容引刀自決者有之若不先不後同時而歿稽之史冊類不多覲時司農趙公申喬具以其事

上聞下禮部議竟格於成例士論惜之上冬太守公將遣櫬歸里辰人士僉謀留葬且以太守公撫守於茲十有五年民感其恩懼遣棺而重傷公心於是環轅力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三十三

請公遂俯順輿情卜吉於城東三嵎寺之左一時牽車執紼經營塚壙者競奔恐後葬之歲康熙五十八年某月某日也嗟乎節義之感人固如是哉獨是孚萬好學能文賚志早歿得毋微有不足者乎然有婦如是謂非孚萬有以感之乎則其夫婦之清風峻節將與西水辰山同其流峙况今

聖天子加意節孝超曾幸濫竽史館他日軒輶採擇自當書之

國乘炳耀百世又何必以一時之修短沈湮爲欣戚也哉余與孚萬爲三世交且高辰人之義旣具述本末

復爲之銘曰

奕奕名家篤生貞烈植紀植綱樹茲奇節松比其堅
玉符其潔郡人葬之宮祀弗缺遂厥初心同衾同穴
遙遙千禩穹碑不歿

賢烈婦沅陵縣羅周氏墓表

謝鳴謙 詳前

嗚呼弱女子當侵陵倉卒之際志奮氣激慷慨赴義者有
之矣抑或隱忍躊躇義無可繫從容就死者有之矣此其
烈視男子之殉國焉難矣顧有事不當倉卒時甚處從容
而有識者當之若有必不可待者嗚呼事稱奇烈矣而吾
謂此中庸之所以不可能也史記四千二百年之間固未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三十四

有如是而死者此所以爲賢烈也沅陵人言縣有羅廷梅
者字素芳讀書喜臨池工技擊弱稚鮮兄弟年二十一娶
妻得周氏年十八矣周氏父曰國英母羅氏妊女有異徵
女生二歲非長衣不出戶見童子不相混也歸廷梅數載
無所出勸廷梅納妾不許遂懇切陳詞舅姑又不許遂歸
泣告於父母又不許如是者數矣廷梅曰二十餘何遽如
此待吾四十未晚也周氏曰舅姑老希見孫豈不欲君之
四十乎君弱恐未能也舅姑父母皆委曲解之然已心敬
之矣久之竟不可乾隆乙丑秋七月三日之母家歸而沐
浴更衣適姑病次日姑愈遂自經年二十有六理其新衣

鑰置一處周身自縫而死舅姑之哀可知也沅陵之父老
憐之爲誅於其墓廷梅夢周氏曰吾哭之帝所三日帝已
許我舅姑有後矣盍娶諸廷梅哭而醒然卒不忍也越三
年娶楊氏女生一子大熊七歲而廷梅死卒不及四十沅
陵人言周氏葬虎谿山與其居相近也每歲清明楊氏攜
筐偕其子必親掃其墓大熊氣甚充予甲申見之六十年
矣是歲也辰州太守席公紹葆間而壯之爲額其門曰舍
生取義榜其柱曰兩間不少奇男子千古從無此婦人

舒溪水田雜識

潘亮淵 詳前

舒溪之濱去水三尺許有李氏之田焉左溪右渠四五月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三十五

之間旣刈麥則引溪上流遂植稻七月稻熟種蕎九月十
月蕎熟復種麥一歲三穫近水之利也近歲數太旱是田
之收倍於樂歲上有一隄觀其址知前人勞苦而力成之
其慮遠矣今傾圮已久予語李氏曰是隄係於田至重宜
堅而高之李氏曰吾有是田十數世矣自高祖相傳水間
溢恆不爲患且得淤壤稼益肥美笑而謝予意甚晏然越
明年爲順治辛丑方仲夏擊鼓置洒插苗甫畢大雨三日
夜不休溪水暴至洪波怒流洶洶然似有怪蛟乘勢助虐
連抱之樹千鈞之石皆由田中下須臾水壑則田爲溪而
溪爲岸矣嗟乎自予言至今日不一歲耳自溪汜至水落

不移時耳滄桑之變若是其速也李氏向予出涕曰吾不聽子以至於此噫李氏之悔遲矣因思天下事之處安而當防者豈獨李氏之田也哉

杜小英傳跋

謝鳴謙

予家居時年二十餘見杜小英絕命辭心異之甲申入辰州辰志三修無一字見及獨康熙乙酉教諭張佳晟所修沅陵志載之云觀詩與序杜氏真奇女子也其節貞潔其才穎秀其志悲苦但事屬傳聞信疑參半且義理通明具大識力似非女子所能辦姑存之雜志中張君所修人物列女志必選而後登凜然也獨此不無過易今距張君時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三十六

又六十年矣距小英死難時已一百一十年矣明經修國紀年七十餘至陽邏陽邏人道之津津不置且引以遊於小英之墓因道其漸著靈異事而予復得小英族孫諸生士瓚所出家譜及塌得小英父母杜偕公墓碑則其二子一女之名皆在並其妻兄姜伯仁之名亦在又得偕公平生之詳又知其母氏死難之實嗚呼以亂世飄零一身無主之女子而所構詩文規規矩矩宜乎張君之不遽信而歧之也然非偕公之端嚴方正非姜氏之殉節不回其能毓此謫仙人哉故急標之正傳且以知才烈之精靈其遠而愈光如此也

易山傳

失名

易山字國順沅陵楊溪人也家世業農幼時得異人授醫術妙在岐黃外凡腠理筋絡藥所不能達者刀割之而噓以氣俄頃奏效嘗治某太守背疣疣痛甚山令與客弈袒其背按患處佯問曰此作痛耶實陰以刀剖之剝其中瘀血敗肉升許太守適與客爭劫故以其未施治也山大聲曰愈乎太守驚起顧地上血肉狼藉心轉悸撫背已悉合矣有某病腹脹數年脈肫如妊將死矣山剖腹得瞽龜餘七十乃死守備陳以深癆其股山橫縱剖之盧肉四翻起出白骨尺許除其臄病遂痊於總兵楊凱也亦然縣丞江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易山傳

三十七

涪腹縣疣如拳山視之曰胎病也五十後必癢癢則死矣早爲之其尚可治餘月癢已而大痛欲死疣竟落陳永元者鳳凰廳十歲小兒也美如冠玉右頰癩瘡山視之曰噫蠱也剖之得蛇無目曰一年不治死矣凡山所治無痕獨癥永元面其後人見美而癥者莫不知爲陳永元也劉秀才豹有甥三歲瘰癧繞項豹腹之以丐山山東西搯曰夥哉旣而曰瘡矣出門無所謂瘰癧曾守備友林者鼻癩然痛不解山令閉目割爲兩取小白骨砵砵作聲不血不痛也取畢合鼻如故貴州韓提督有癩公子罷癩而筋癭大如斗山至其家療筋癭請已癩曰不可亟也願以異日已

而至辰州山從左右臆兩剗之挺然而直督學鄭虎文語
林縣丞元炯迎山曰開制臺泰所以心折易生者至也爲
之治至而愈督學阮學浩有公子而蹣跚臍大也山請脍
之阮君色變曰敢乎山曰敢阮君焚香叩天惴惴無所容
山乃移公子暗室解臆浣腸去瘳癘少頃公子起阮君拊
腹而笑喜極涕零曰吾今日乃見真華陀當是時山年七
十餘濃眉長目鬢鬢有鬢挺然中準不飲酒不多言不曉
世人進退人望而敬之知爲古之龐民也後十年餘而遇
林丞林丞有微恙山就林丞宿丞不使治山亦不請治傳
生者孰乎曰否人貪故不慧傳子乎曰否眾入耳客有姓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三十八

字乎曰幼未嘗及也林丞故敬之及其死尤歎之而故不
使之治疾何哉山之後此伎逐絕山卒時年九十有一府志
論曰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疑惜扁鵲以伎見殃倉公以迹當刑也易山農夫也出其
伎以活天下富貴之人七十年矣而室不以厚子不以傳
賢哉豈所謂天姿近道者歟於戲難矣

山藝雖成未敢行其妻有腹疾年餘醫罔效日消瘦類
蠱山謀於妻曰死生有命而此疾甚恠今試以師授行
之以冀萬一病者仰卧解衣刃割其腹自上至下長尺
餘去其惡血有細絲如蠱濯水洗淨以手拂之創處卽

合微有刃痕病者起不覺也疾遂愈山乃自信可行癸酉夏遇於糧道署中時年已八十雙目炯炯有光解衣一足異也鳳凰廳教諭羅時暄

右易山傳一首載於府志自脈肫如妊起闕其前徧徵各刻皆無之今無可据但取方伎傳所載及乾州司馬汪君所識畧補之如此至作者姓名則不得而知矣時同治庚午冬十一月修錫芝跋

重修考棚碑記

署邑令 王作梅 岐山人

余自甲寅歲分發湖南試用越庚申年借補授辰州府參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三十九

軍歷任太尊皆以余起自選士每考試必與焉余每與考試必兢兢焉慮慮夫坐號之不能容而赴試者之喋喋無休時也辰之考棚建自雍正十二年迄今幾八十載矣東西列爲兩長廊坐號限以十四人未及盈尺左右手俱受窒礙此卽應諸生試者猶難堪之况四縣一廳之童軍乎當盛夏酷暑薰蒸彼此並倚淫汗浹背若不能舒其氣者然寒冬日短一題初下坐位猶持議未定已鳴號擊金催繳試卷及屆風雨之期中堂則白晝如昏列前後者非沾屋漏痕卽承簷溜恒以衣覆試卷要惟潦草了事已耳然沅之應童子試者千餘人瀘辰與乾尙不及於淑則每試

輒以千八百人計應試日或於堂下焚燎或於堂上列坐周遭皆滿幾無隙地能通往來赴試者病之余嘗與其中第因事權不屬未克出以大力惻焉傷之雖學憲按臨時各縣俱有棚費然吏役多所侵漁椽屋號板總此因陋就簡在至察者無如何也丁卯歲余攝沅陵篆修理考棚之心怍怍欲動適以苗民初靖城墉之塌裂者遽糾工運石力加整治閱八月始成縣之倉廩創造已久半就頽圯復命匠興土木之工按月督就工初竣乃諭邑紳毛經龔元燮李鶴年田占魁黃似琯李呈炘魏廷椿韓鎮澧修安民石鴻文韓鎮沅張志遙孫士楷饒國柱王恩遠鄧萬棠於

治事之廳告以修考棚之事皆唯唯願持簿募修余卽倡捐俸金二百五十兩於試院之頭門內甬道左右制爲兩榭唱名時不至擁擠露出風雨亦得少憩儀門內仿舊制而新之又闢酉陽書院後隙地另起一重列爲三長廊其坐席皆立石相銜爲一勞永逸之規坐號統計一百三十三塊坐櫬一如之石柱統計三百九十六塊上下皆蔽以石牆高楹統一百九十五幹短柱可無論矣又於大堂簷外接豎一廳左右共八楹至石工磚工亦逾時乃葺事焉堂之左所闢酉陽書院隙地尙廣數畝爰立爲演武廳諸武童於校場騎射畢凡步箭刀石可於此演旣不勞學憲

往還而營中長官並看弓箭者亦馳馬立至郡縣有司及各學猶易爲侍從縱風雨驟至泥濘塞途諸武童猶得暫憇文場絕無沾污衣裳之患此其視舊規誠便之至也通計資費不下二千餘兩余蒞治沅陵時罹於刑而情有可原出罰金以贖之皆歸於修考棚所受於瀘辰淑之金凡若干沅之首事所募城鄉之金凡苦千悉得貞諸珉石所以記不朽也方今

聖天子文教覃敷士之爭自濯磨期見賞於當途者固日進月益然規模似此宏敞當不如舊日之坐號不能容致赴試者之有所喋喋也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自今以往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四十一

卽木石偶有碎壞起而大加修治必更有人在也是爲記

重修辰州府學碑記

郡守

雷成樸

震初朝邑

辰州府學

國初由觀瀾樓之北改建於北門迤東之預備倉康熙二十一年知府劉應中以其風氣渙散擇故辰州衛地捐貲遷建今所逾四年工竣嗣於乾隆十一年知府馬惟德五十八年知府陳廷慶嘉慶二十三年知府顧振先後重加修飾道光二十二年成樸奉

命守辰下車之始行謁

廟禮因周歷履勘側見棟檁椽枋均已黓朽甄石瓦片

亦大半剝落中心悚怍者久之亟思修理限於力未果至二十四年冬始得以廉俸所積陸續採買大木並命府學廩生張開謨等分任其事二十五年春二月初六日告廟興工歷一百三十九日大功告竣其成功之速若有神助者卽擇於六月二十四日恭迎神位依次安設是役也重建正殿一楹

崇聖祠一楹東西廡各一所增修鐘鼓樓各一座東西迴廊各七間而大成櫺星兩門名宦鄉賢兩祠皆新之復於泮池牆外衛以木柵計增修官牆凡一百二十丈有奇其物值工費以及捐數則列於碑陰焉夫

文教之振興牧民者之責也而學宮之興廢又文教振興之所關也嘗見有地方之責者於學校事漠然無所動於中卽能集眾力以成厥事則亦因循不果行疇能揭私橐出俸餘以爲文教植本根哉成樸非敢以此舉自多也抑見辰郡士風樸茂彬彬雅雅殆所謂質近於道者豈僅以一科一第相期許而科第則又有可操券而獲者矣由是不敢不自竭綿薄以成同官諸君子之志繼自今

聖靈妥矣文教興矣成樸亦將有長沙之行其所望於辰人士與後之官斯土者曷有艾乎

三公祠記

虎谿山長 蔡用錫雲帆

三公祠者舊爲陳公祠乾隆間陳公嘉穀守是邦民戴其德建祠像祀之初拓祠址掘地得碑上鐫前明石公萬有像下記石公當明季流寇之亂竭力捍衛辰賴以全其功甚偉因知爲故石公祠遺址幸碑像完好遂並祀之道光十八年江甯方彥和先生名傳穆來守辰矜孤恤寡通商惠工威斷濟以慈祥廉明出以渾厚額頌遍士民而於學校尤致意焉謂穎濱起於峨眉茂叔起於月洞自古峯巒峻秀之區恒多磊落瑰奇之彥考辰志所載如潘雲巢董道夫蕭雲磬諸公類皆以文章政績顯而百年來艱於科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四十三

第意三崕二酉之所鍾毓積之愈久必有發之愈光者在當道者力爲主持耳於是重建書院廣齋舍增課額於課藝必親評校示之準繩復諄諄以啟品爲訓蓋所望於辰人士者厚也辰人感公德奉辰生祿位於陳公祠龕右以誌弗諼易其顏曰三公祠夫德施於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石公能捍大患者也陳公方公德施於民者也皆足以輝煌祀典爲守土者勸且足爲學者勵焉

增修虎谿書院齋房碑記

知府 雷成樸

虎谿書院爲四邑人文之會自建興迄今三百餘年矣道光壬寅秋余奉命守辰甫下車卽親諸其地因獲瞻仰

薛文清王文成二先賢遺像慨然念學業之興與郡人士之所以盛也低徊者久之時明經蔡雲帆先生主講席有年諸生翕然從之遊堂除之間畢如曠如余又深信昔賢之教之不泯於今也顧基址尙隘奚以爲樂育地乃周歷環堵得隙地於書院之前爲捐廉添置齋舍南嚮成三楹北嚮成九楹繚以周垣承以曲磴顏曰敬業樂羣之齋並於書院之東杖藜塢舊址加堊焉以彰先賢勝跡夫先賢之遺教遠矣來遊於是者務爲明體達用之學以共相切磨余見人文之進而愈上也是役也經始於正月庚戌落成於三月丙寅而經理之者則王廷鳳許文燿毛受益張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四十四

虞卿李甲開張開謨諸生實董其事云

重建虎谿書院碑記

蔡用錫

道光十八年方彥和太守自江右量移辰郡下車後以月課詣虎谿書院見其牆垣剝落棟宇摧頽曰此多士肄業所而傾圮若是乃進生等議所以更新之僉曰自乾隆壬子歲陳古華大守倡捐二百金勸以眾力歷兩年始克繕修完備今五十餘年矣物力不支更絀於昔沅邑重建孔子廟庭閱六七年非太守慨助三百金幾莫竟事今又接之以此役工大費繁甚慮不贍以是白太守太守曰但擇日興工石取堅瓦取厚木取巨工取良務樸緻爲久遠

計毋以多費而逡巡毋以惜費而將就一於我乎取無釆金爲也於是鳩工庀材擇諸生王廷鳳修曰謙許文燿張虞卿張開謨毛先河李甲開等董其事明經王條遠卜吉經始於十八年十月十九日落成於十九年十月初四日若門若廳若堂若齋舍若神祠若園亭若堦磴規模依舊而建造維新其有舊制不當者並規模易之復規東偏隙地新建課堂其棹欿如試院制添肄業生棲牀書案各三十具欿四十具大棹二具椅六具院之外度有餘址造房二間爲門役居宿之所而太守猶欲多建齋舍惟限於地無可措置其心固耿耿也計費一千四百二十緡有奇向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四十五

之摧頽剝落者一變而爲輝煌崇大之觀復增膏火十名多士之慶幸爲何如耶夫捐廉爲倡如古華郡伯賢矣而不謂獨任之逸更捷於分任之勞太守之嘉惠士林何如是其周以至也太守閱閱承家世以文章政事名天下由詞垣出守所至之地留意學校謂風化之所由端人材之所由盛胥於是乎在豈非見者大而操者要乎四邑人士所當爭自濯磨立品以端本窮經以致用則器識遠大文藝閎深爲國家有用之才庶無負太守樂育之至意爾

龍吟塔碑記

辰州知府 鍾音鴻子興 賓國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扶輿蜿蟺盤鬱峙而爲岡巒流

而爲川瀆天之所以爲人因也五行之推嬗四序之周流
因而有成虧衰旺因而有補救轉移人之所以成夫天也
余觀古人建都立邑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大抵因天地白
然之性而節其盈縮宣其壅遏培其缺陷防其偏毘俾以
蕃以育以安富而熾昌書稱和會詩咏允臧可鏡覽焉辰
州居五楚之上游層巒複嶂周環繞列其沅漸辰酉澧五
水滙於郡西迤至東北龍吟洲爲眾流所洩水口洲起江
心山勢蹲伏無峻聳狀前明分巡暨楊陳君建浮屠於上
維時民漸加殷薦名者亦大利歲久塔頽郡人士覩閭閻
之彫敝怵科名之不振嘉慶戊寅歲呈請於舊趾建塔緣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四十六

歲歉力艱遷延未就道光丙午年余欽奉 簡命來守是
邦詢俗察謠民質愿慤而蓋藏不充士亦以厄於第爲虞
余愀然者久之竊維敦本興數守土之責也救敝扶偏牧
民之任也戶版日增而資生不裕非所以恤民也多士林
立而文教不宣非所以贊化也爰詳稽志乘詢之耆舊僉
以龍吟洲建塔爲宜余乃捐廉爲之倡各紳耆亦踴躍捐
輸有差肇工於道光丁未歲竣事於己酉歲塔凡七級以
赤金爲頂崢嶸碧落上捫星斗樓凡六層各八窗循梯而
上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凡諸山之峭者穹者踏者峙者厓
者屨者岐峨者聳業者嶮嶭者皆環拱羅立於目前其眾

流之崩騰澎湃亦會歸而容納焉洵乎江山之鉅觀足以
含和而吐氣諸人士駢肩鞠跽謂謀之數十年不克歲事
以大功克成歸美於余請爲文記其事夫余則何敢專其
成哉竊以寺塔始於釋氏自唐韋肇題名後文士豔稱之
以其光芒森出取象文筆形家又有地戶宜納之說謂其
江流奔湊泉貨之委輸也余以理揆之地者者萬物之母
必達其湮鬱暢其機緘乃含萬物而化光山之爲言宣也
宣氣散生萬物也是洲負艮抱坎上合天市之垣艮爲物
之所由成其象爲山山誦水羸因地增高舒鬱氣氣至則
坤維奠焉品物咸亨者因此矣氣至則乾符闡焉雲漢爲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四十七

章者因此矣氣至則人文煥焉多士舒翹者因此矣因乎
天因乎地因乎昔賢因乎羣力余何敢專其成亦期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庶有補哉是役也其勸事諸紳則韓
啟樗王友恭王廷鳳毛受益尹宏清魏光珍張開謨許文
燿也其捐輸各紳耆亦例得勒石以誌不朽

辰郡修建育嬰堂記

知府

劉位坦

寬太
大興

明高忠憲公攀龍責成州縣約有曰民間滄殺子女最傷
天地之和犯者重治之仁人之言卽周官大司徒保息六
法首重慈幼意也辰郡民貧苦勤力作生子女多不舉曩
余在都門卽聞而病之及蒞任問俗於鄉耆咸以有體仁

局對體仁局者前沅邑李司鐸愨郡城育嬰堂垂成而復敗也創義募錢給貧家俾自存養其子女者也局例僅於郡城內外十里間行之未能廣也紳士自理之莫之問也先是嘉慶二十年巡撫廣札飭建堂知府顧振先後募銀七千餘兩命典史唐超司其事凡官商挪移者俱經超手紳士吳尙志挪虧此項厥後以市屋抵算惟在官者俱致懸宕如某令某丞某經歷某典史列在卷宗者是也捐項一空堂遂不成迄於今日知府雖有按年捐補議而歷任因循推諉無銳意觀成者嘻過矣夫小民生齒日繁而經費不足必待籌款清完然後徐議開堂養育是展轉間溺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四十八

子女者又不知其幾千百矣於是力加撙節到任未及三月卽預出銀二千兩發商生息嗣又發應攤銀六百六十兩有奇以建堂購置房產並體仁局所募者合爲一事而於存養舊例外畧擴充之一曰收養他人遺棄子女及產難死而子無乳不能自養者僱乳母撫之堂中一曰寄養其母或故或嫁委人代養者資親鄰哺之堂外一曰存養卽體仁局舊例也擴充及於郡城外二十里許所議視昔爲備其時體仁局總理韓啟樞一人司事張開甲毛受益宋啟祥魏光珍宋宏章修曰謙許文燿張開謨唐正麟尹大久等十一人皆篤善士也莫不以前事爲鑒戒者令

董其事因舊地葺爲堂月二人住堂稽考於咸豐三年八月廿一日始蓋溯廣撫軍札飭時已三十餘年矣或曰息貲有限博濟未能余曰是不難但出每年應攤者續增之有樂善好施者亦聽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未可因噎廢食也然官如傳舍安必後來者皆踵而行之而我盡我心庶幾無愧矣爰列舊欸之挪移並著新定之條目書之册首俾覽者知法戒焉知府者州縣之表率也敢謂保息慈幼非其責也哉有堂育嬰民間自無滄殺者不待旣犯而重治之是亦教化之一端也

重修社稷壇碑記

劉位坦 詳前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四十九

辰郡東郊舊有社稷壇厥東祀神祇分壇同壝皆明淇武元年建 國朝因之今五百餘年矣再東爲先農壇其殿宇雍正二年建西爲籍田前爲觀耕台歲時致祭有常典咸豐元年十月位坦涖斯郡延耆舊問風俗咸曰三壇者神所憑依錫福於民民所仰賴也自嘉慶中某守載主祀公廨後又改於文昌閣歲耕籍羣執事扶犁播種於階石上爲知禮者所非笑而東郊之壇壝神宇久荒且泐請復舊制便位坦聞之愕然曰 國家建官守土寄以民社任宜夙夜以不克負荷是懼今若於煌煌鉅典因仍遷就其何以不負民社爰訪遺址捐廉修復之肇於是年十二月

戊戌迄次年二月戊子壇殿悉復舊制然竊有未安者考典壇制天神南嚮地祇社稷皆北嚮吳荷屋中丞吾學錄載府州縣壇制社稷亦北嚮獨神祇則云無定制考諸郡志云制與社稷同察遺址之石主信然思之而未得其說夫風雲雷雨者雖天神應南嚮然記有之山陵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是仍以境內山川爲重也守土之所祀也地道也臣道也視京畿制度等殺宜有別昔人定爲異壇同嚮祀皆上戊豈無謂哉位坦因舊制不敢易慎重之意或免後來之非笑是爲記

重修銀壺山伏波將軍廟記

劉位坦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五十

傳有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其祀之也夫豈以其生前之禦災捍患哉抑以其英靈之氣又以庇斯民於數千百年而不窮者也辰郡銀壺山舊有漢伏波將軍廟辰人以將軍嘗征五溪感而祀之歷年久垣宇傾欹咸豐辛亥秋位坦來典斯郡次年冬郡人以重修請求諸禮宜也乃度地籌款鳩工庀材畚揭斧斤匠汚麋集今甲寅春工竣簷牙高喙畫棟翬飛粉壁丹櫺雲霞煒煥方工之初起也適粵匪竄星沙旋下擾湖北安徽江南江西各省妖氣所至蹂躪增悲獨辰以英靈呵護閭閻晏如得以歲事迨仲夏逆匪忽上犯政常郡二日城陷游騎遂侵辰

疆郡戒嚴時兵力單弱人心惶惑移徙紛然阡危甚位坦率勵丁勇誓與城共存亡且默祈將軍始終庇佑毋虔劉我黎庶至六月初匪遍掠常德擁千餘艘竟北去辰嚴解嗚呼自兵興來郡縣之被災患者數難僕終豈盡人力之不齊哉而獨單弱之辰獲免難慶更生使非有將軍之英靈默爲捍禦何能及此是蒙業而安以保其父母妻子墳墓田廬亦辰人不敢委歆膏於草莽故也迄今覩廟貌聿新趨蹌俎豆仰酬神貺其欣幸爲何如乎至捐貲則胡恕堂方伯倡首而位坦偕諸君勸厥成爰紀於石並列其名與數如左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五十一

重修沅陵縣學記

知縣 守 忠

凡有官守者皆宜以興學校爲首務學校興斯士勉前修民知觀感風俗庶可漸臻敢篤焉茲邑學宮自前明洪武間請徙城內枕山帶流形勢据勝門牆殿廡體制崇宏景行仰止之思於斯一振嗣後雖歷加修葺率屬因仍道光癸巳歲邑令王公璋司鐸李公文耀倡議募捐拓地重建費資逾萬金歷工暨八載易舊更新擴增規制巍然煥然於是始稱大備今歲久傾缺大成殿梁及兩廡門牆頗形朽壞丁卯秋儒學宋君鵬翥沈君正焄偕余同請於郡守劉公倡議捐修都人士咸樂從事不數月募得二千餘金

舉邑紳修曰謙汪大昭張開謨等董其事鳩工購材敬謹營度撤朽敗而棟選良材廟堂整肅除傾圮而工求穩固橋壁端平旁及鄉賢名宦各祠胥一時丕煥廟貌由是重新卽聖道由是彌著更卜人文由是蔚起焉而倡議之功實始宋沈兩君也總成之力端由本郡太守也輸資則藉乎眾力襄理亦賴有諸生忠得碌碌因人幸何如之同治七年戊辰嘉平二十日記

辰州義倉紀事

候選教諭張開謨 定夫

沅爲辰附郭邑山多田少歷仰食於上下游道光十一年辛卯歲大水米航阻滯郡城向無儲積米遂如珠貴邑人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五十二

士設法捐賑荒賴以救時郡伯爲江夏王公彤甫日擊時艱爲之心惻爰諭捐穀四千石有奇貯義倉緩急始有備越壬寅朝邑雷公震初由御史來守是郡表率僚屬百廢俱舉諭捐置義田歲收租五百石有奇其勸辦巔末詳載義田圖記義倉之規模於是乎大備焉歲己酉三月大荒上流阻糶斗米千錢城鄉幾斷炊而雨多日暗疫癘時作人情洶洶鄉難民黨食大戶幾萌亂時郡伯爲贛州鍾公子賓邑侯爲高宛張公曉峯張治以重典亂稍靖鍾則開義倉平糶積穀數千石不月告匱民益荒旋令余攜數千緡赴常郡獲川米千數百石歸設粥廠四城及近鄉設買

米廩四時民因疫死者約千餘而由鍾公活者實萬萬計嗟夫禍亂之機萌於饑饉向使無義倉則己酉之荒不爲亂階乎嗣咸豐六年丙辰接濟營餉越辛酉籌辦防堵內變外患均賴義倉始各就甯謐雖事後仍復彌補而當智勇俱困之餘舍此則萬不可爲矣余忝首其事故爲之記其始末云

三聖宮記

張開謨

沅邑學宮舊在西郊虎谿山之麓前臨大江明洪武初縣丞張子登因江水漲溢移建城內鶴鳴山遺其地祀文昌帝君 國朝康熙間遭吳逆變其下馬寶等盤踞郡城兵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五十三

騎充斥曾牧馬於河坪勦滅後地遂爲武營竊踞改文昌爲關帝旁塑天駟星像兩庠之士失所司者百餘載矣嘉慶庚辰歲太守武公隆阿蒞任信星家言移府署原向復於縣治西創立靖遠一樓由是城內寢衰西郭外疊被回祿士紳議遷樓於舊學宮地鳩工伊始武營遂構訟幸廖君國勲余兄開泰赴訢提憲邑侯宋公宴春來驗啟關帝冕旒而文昌之原冠顯存武營理屈地復歸學是時廟久頹敗因勸余輩出修造貲令馮典史送天駟星像以去爰外築臺建奎星樓內擴基造文昌宮功未竣大水毀原像魏君光珍尹君大久與余首其事募修文昌聖帝呂祖像

而三聖宮之名以立迨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修試院廟中
移建之樓朽且欹勢將傾圮余商之同事分得捐項百二
十千廟簷接修以廳閣折去外敞以坪繚以紅牆凡閣上
之窗櫺欄杆板柱等件盡用裝修內廟無寸木遺者分殿
爲三中祀文昌左祀聖帝右祀呂祖金碧輝煌廟貌尊嚴
從兩江來實壯觀也余漸老矣同事若晨星恐後失傳因
綴此序以誌始末於貞珉

辰州試院記

張開謨

業不關乎文教無以見樹業之隆功未乘以時宜無以致
成功之易道光二十七年丙午知府事興國鍾公音鴻諭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五十四

許君文燿暨余倡修龍吟塔功將竣適邁己酉之稔公曰
講求荒政以甦吾民心力罄矣荒稍定而民元氣且重傷
也爰思有以善其後因念試院爲文教所由興茲隘且朽
無以容多士或時勢弗宜成功猶非易易也古人荒政中
有興工作一義蓋可借出富人財以資糴運貧民供役以
就食荒歲木石一切價必賤策無此之善者由是諭屬邑
派首事者勸捐邑侯張公景垣爲之主紳則王君友恭韓
君啟樑楊君萬銘毛君受益王君廷鳳修君曰謙尹君大
久許君文燿暨余實董斯役各屬皆奉命惟謹邑得四千
五百緡溆浦四千緡辰谿三千緡瀘溪千緡乾州二百緡

合一萬二千七百緡而工以興萬銘老於賈司購木石支派則文燿暨余監工則受益暨辰谿劉開鑑大帳則大久存歛則廷鳳曰謙淑浦匡君開益相度陰陽於焉鳩工庀材朽者折隘者擴役工匠千數百人民賴以甦撤舊板作棺以瘞疫者制內正廳一爲室五左學使者居右居幕中人正西爲庖富所外正廳一公所題爲留桂堂也左右爲室以居科吏障以牆出中牆門爲大堂左右各爲室二室左右牆近牆爲室以居承號諸色目穿簷左行爲箭道有廳有坪以校射堂下列棚四立石嵌板列坐士子使之角才塵藝綽如也四周皆樹柵無事嚴扃之屆試期則預使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五十五

人糞除以俟其至中甬道抵儀門爲唱名所廊下左官廳右餘屋前爲頭門自頭門上至儀門皆爲走簷爲雨中趨立地也頭門外左右各爲坐棚右內巡捕廳左內供應所也東西轅門內左右更樓周築玲瓏牆規制閎濶費省料堅湖湘間稱試院之美備者必以辰爲最由公因時制宜藉興文教法良意美事舉令興信積於平時而功成於一旦仁也而智行乎其間宜辰民之謳思不忘而矩步方袍之士尤低徊眷戀於不置也是舉也經始於己酉某月而落成於庚戌某月開謨與勸其事爰記其畧以告來者

移建文昌閣碑記

舉人

石光銳

小岑

吾邑文昌閣初建於文昌門城樓道光辛巳移祀於北門
城內鶴鳴山山故有公廨爲陳古華太守與士人講學詠
游之地規模宏整足妥神靈然當日之議遷者爲拜跪寬
綽計於辨方正位之理未暇及也癸巳春岳文峯學使按
辰進士子謂曰文星火星北方水位以水尅火非宜宮傳
楊侯素精形家言亦謂文昌離象今祀於坎揆諸方位於
文運弗利焉郡人聞其言欲移之永果也咸豐己未會稽
沈公墨莊來守郡瞻謁之始惄然憂棟宇之將傾木石之
漸剝爰鳩工庀材擇日興作郡人以學使宮傳之說進請
度地而遷移之沈公韙其言終以事涉改絃不欲更張而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五十六

止故雖廟貌重新而於辨方正位之理終未有合也同治
壬戌邑人許曉東觀察吳桐雲方伯王鳳藻太守張小埜
司馬韓旭初大令偕士紳數十人咸集閣中邀余謀所以
移之商諸修均吉汪玉舟張定夫各前輩意論翕合遂定
議焉甲子春旌德汪尙濱以內閣出宰吾邑詔士紳曰改
建誠爲急務然河朔黎水東澗西瀍非淺淺者所能卜也
時觀察方宰楚北恩施凡邑中諸大興作皆委任於余君
革五厯著成效余時客施南主講南郡麟谿兩書院皆親
見之爲邑侯備迷顛末乃潔幣延致於仲冬來辰周歷山
川之形勝地脉之蜿蜒與夫陰陽向背起伏旋折之勢謂

郡人曰此甚勝地山則雄以遠也水則環以抱也五行之會萃各次其位而不相紊也惟東方巽位木欠高聳於是卜地於天凝山之陽移閣以培之於是年十二月興工落成於丁卯四月閣爲三層自基至頂高四丈八尺一寸閣前隙地數丈左右爲鐘鼓樓前一楹爲拜庭折而西爲官廡後一楹祀文昌先代復於對江伏波廟之射文山卜建奎星樓以爲應今樓雖待創而閣已觀成遠近瞻仰之士莫不歡忻鼓舞謂前者學使宮傅之言今果得驗也大凡興一役必克慎厥始乃克成厥終前者屢遷未善故復有是舉今則正正東南巋然挺秀爲一邑之鉅觀其於振文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五十七

重修關聖帝君廟碑記

許光曙

曉東

距城東不數十武有雲栖山其麓負山面江地勢亢爽舊建有關聖帝君廟年久漸圯里人擬修之而力難創始事屢寢同治六年丁卯春余由湖北乞養歸從父慕魯公曰聖帝廟不修勢且傾爰醵金撤而新之閱數月落成里人屬余爲之記考邑乘廟之巷載里社志壇廟志則不載此

廟廟陰有碑一約係誌廟巔末字跡剝蝕又不可復識以故始建之朝代年月無考抑幼聞鄉老言廟之大甲郡城緣毀於兵燹不能復修僅餘此祀聖帝今之左右居室皆廟地嗣先大夫於屋左側開池掘地得大石礎暨石鼎各數事又廟側有巷曰火巷其爲經兵燹也無疑嘉慶間提標後營借貯軍裝於廟後隙地建楹一祀天駟星歲加繕葺賴以不圯咸豐初移軍局里人卽後楹改祀文昌而廟之棖棟牆垣遂不可復支茲借衆擎煥然改觀神其妥乎夫聖帝以浩然之氣充塞乎兩閒其祀典之隆與宣聖埒民間卽不立廟於聖帝奚損然自 國初以迄於今二百三十餘年附近居民無水火刀兵疫厲之災而人文復隆隆日起則修廟以答神庥不亦宜歟頃修縣志爰補入之並爲之記而泐於石俾後有所考云

杜小英殉節里居世系辨

吳大廷 桐雲

余兒時聞父老言吾邑窑頭有杜小英者貞烈工詩 國初被兵思汚作絕命詞投江死中有入江猶是女兒身之句心識之久矣適閱新化鄧湘臯學博楚寶增輯列女末載方志稱杜小英字湘娥明季武岡女子或曰辰州人遭亂與家人逃竄相失附鄰舟女伴展轉潛匿自小姑山爲亂兵所刼知不能脫作詩繫衣帶間赴水死屍逆流上經

數目顏面如生搜其衣得十絕句今存四首云云信如學博言則與余兒時所聞異矣學博又引虞山子書盧氏二烈婦傳後稱甲午夏月楚女子被擄投漢江死其屍逆流而上湘南人援得如生有詩十首以素帕縛右臂傳自白下乳山道士林古度拜而錄之然卒不知此女何姓氏也据此則虞山所書亦未核而學博則謂卽指此女子方志無稽實以杜小英卒不能辨其爲何地何人噫尤異矣檢吾辰郡志列女傳載其親串殉節甚具並以尸由漢江至陽邏回旋不去陽邏人收葬之大士閣後乃得其詩十首以傳於世宋云修志時沅陵縣志僅載之雜識中尙疑信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五十九

參半訪之其從子孫固在且搨其父偕公墓石則二子一女之名皆在並其舅姜伯仁之名亦在亟登大傳云云而藝文纂所載絕命詞尤詳詩十章亦無訛脫者夫以杜小英之殉節始末暨其里居世系載於郡志者不啻日月之經天有目者宜皆能辨之假如方志所載虞山所述則有必不可信者七旣云明季武岡女子則其里居世系武岡人必知之深而述之備不應疑爲辰州人其不可信者一也遭亂必有其時展轉必有其地方志旣皆不能詳而武岡距小姑水道紆遠以一弱女遭亂與家人相失不應遲之又久始爲亂兵所刼且亦與詩中所云含羞到漢城不

合其不足信者二也既云搜其衣得十絕句則十絕句必皆完好無疑何以遽遺其六其不足信者三也屍既逆流上經數日顏面如生孰無秉彝之良意當日見之者必購棺以斂擇地而葬以重其事而傳其人而方志皆闕焉其不足信者四也虞山稱其投漢江死信矣然湘居漢之上流遼絕千里以一女屍逆流至千餘里之遙必待湘南人援之其不足信者五也既云有詩十首傳至白下林古度已拜而錄之不應獨失其名氏而方志又僅得其四章其不足信者六也素帕非能拒水者以一紙藏於帕中投諸洪流巨浸之中歷數日無小損可以傳而錄之其不足信

者七也學博不此之疑務爲遠紹旁搜覲得其實而以楚女子賅之致等諸水蘭徒傳其詩而不能指其爲何地何人此豈所謂閱覽博物君子耶余又考郡志沅陵丞林元炯題烈女杜小英詩傳後有云自言生長在辰陽譜牒源流世系詳太史採風休錯簡窑頭原是舊家鄉與余幼時所聞烈女爲窑頭人相合而南豐謝君鳴盛兄弟續修郡志傳載杜小英爲城南鴉溪人鴉溪與窑頭同處城南相去數里杜氏本居窑頭鴉溪乃其別墅也新化歷淑浦卽至吾沅其里居本甚密邇也增輯楚寶在道光九年而吾辰郡志之續修實爲乾隆三十年其紀載又已豫具也學

博以淹洽著一時又以楚人增輯楚寶而至近之撰述尙脫漏如是然則處一室而談九州之大居今世而述皇古以前謂必無牴牾者豈不謬哉余故一一論辨俾後之撰著者有所考焉其亦信以傳信之意也夫

錦石洞記

舉人 魯泗濱 聞坡

沅陵故多山北鄉爲最周百餘里無平曠所在有奇境水半出於山巔飛泉瀑布俯而注於溪者萬丈或徑穿石罅潛流至數里出焉最陷者穴地作海尾閭狀其勢使然也有錦石洞者石滑膩紋細如錦故取以名庚申夏偕同人往洞口面絕壁下臨深澗旁餘地約三弓舊有蘭若南行

沅陵縣志

卷四十四

藝文

六十一

六七步曰風洞袒衣常之寒欲噓距五尺許又有火洞炎炎如釜上氣亦奇矣哉由洞口塞身入境黑暗返取菅茅束以熱火爲前導初睨之壁間石如甕如盎如佛像尊嚴如猛獸奇鬼怒張牙欲搏人皆却立不敢動再折爲石徑甚犖确水從空際滴石上鏗然有聲手挽扶足躑躅以行陰風颯颯然不知何自來也復迤邐去數武有大石坐可十餘人縱橫成畝貯水皆滿呼之爲千邱田云忽有鳥見火光驚飛大與鷹埒撲而得之蝙蝠也入漸深路漸狹人跡亦漸稀泉聲潺潺下流於窟深不可見底旁有橫梁蛇行始可過欲再往同行皆難之火且將盡尋舊路而歸旣

出天日異光膚覺冷於冰向方丈少憩焉問於山僧曰亦嘗至此乎僧笑曰予所至恐諸君未必至也再踰四門櫬始有河大可容舟魚浮行不絕過此亦漸就平廣大蛇不觸之從不齧人但風甚冷烈火爛燦欲熄也者故非銳身不能至力怯者卽至亦不深所見自不大今知難而退曾未探十之四五而曰觀止矣不亦大負乎此洞哉味其言有深致乃記其畧如此同行者張君桂芳歐君正奎也論曰文以載道亦以紀事以故立言者必有關係而不敢苟爲炳炳烺烺也志乘之錄藝文亦非是弗選倘概從刪削則地方之事實無由得其端委而其有益於世道人心

之言亦胥漸滅其何以徵信而勸善乎考舊縣志文甚畧於法亦疎嗣修府志多刪易較雅馴可存其苗防諸篇於邑事無涉不錄可也乾嘉以來百數十年其所有記序則採而續之俾後有所考其他文雖工不敢登矣